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春明夢餘錄卷一

五

臣紀昀詳校
詳校官編修臣繆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春明夢餘錄目錄

卷一

建置

卷二

形勝

卷三

城池

卷四

畿甸

卷五

城防

卷六

宮闕

宮官

內官監

卷七

正殿

卷八

殿門

卷九

文華殿

卷十

文華傍室

卷十一

武英殿

仁智殿

卷十二

文淵閣

卷十三

皇史宬

卷十四

天壇

祈穀壇

神樂觀

犧牲所

卷十五

山川壇

神祇壇

太歲壇

先農壇

旗纛廟

卷十六

地壇

朝日壇

夕月壇

卷十七

太廟

卷十八

奉先殿

景神殿

玉芝宮崇先殿

卷十九

社稷壇

先蠶壇

高禘臺

西海神祠

卷二十

帝王廟

卷二十一

文廟

卷二十二

三皇廟

都城隍廟

漢壽亭侯廟

宋丞相文信國祠

于少保忠肅祠

卷二十三

內閣一

卷二十四

內閣二

卷二十五

六科

卷二十六

尚寶司

卷二十七

光祿寺

卷二十八

中書科

卷二十九

宗人府

卷三十

五軍都督府

卷三十一

戎政府

卷三十二

翰林院

卷三十三

金
日
詹事府

卷三十四

吏部

卷三十五

戶部一

卷三十六

戶部二

卷三十七

戶部三倉場

卷三十八

戶部四寶泉局

卷三十九

禮部一

卷四十

禮部二

卷四十一

禮部三貢院

卷四十二

兵部一

卷四十三

兵部二

卷四十四

刑部一

卷四十五

刑部二

卷四十六

工部一

卷四十七

工部二
寶源局

卷四十八

都察院

卷四十九

通政司

卷五十

大理寺

卷五十一

太常寺

卷五十二

四譯館

卷五十三

太僕寺

卷五十四

國子監

卷五十五

府學

卷五十六

首善書院

卷五十七

太醫院

卷五十八

欽天監一

卷五十九

欽天監二
觀象臺

卷六十

鴻臚寺

卷六十一

行人司

卷六十二

上林苑

卷六十三

錦衣衛

卷六十四

名蹟一

卷六十五

名蹟二

卷六十六

寺廟

卷六十七

石刻

卷六十八

巖麓

卷六十九

川渠

卷七十

陵園

臣等謹案春明夢餘錄七十卷侍郎臣孫承

澤撰以記有明一代都城掌故首以建置形勝次及城郊宮殿壇廟公署而終之以名蹟寺觀之屬因地以紀人因人以徵事其於天啟崇禎間建言諸臣章疏召對尤語焉而詳

昔宋敏求有春明退朝錄孟元老有東京夢
華錄承澤蓋兼倣其體而所紀載差為有闕
文獻是其長也乾隆四年

命內廷翰林刪訂其文開雕為袖珍本題曰

古香齋鑒賞亦極儒臣之榮遇矣茲因繕錄以
備稽考其刻本間有傳訛並取證他書及初
訂本詳加校正云乾隆四十一年二月恭校

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六百五十二

史部

春明夢餘錄卷一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建置

昔黃帝建都於涿鹿即京師地史稱帝都涿鹿之阿往來遷徙以兵為營衛蓋燕地在漢以前通名為涿至漢高帝六年始分燕置涿郡水經注引應劭云涿水出上谷涿鹿縣按涿水自涿鹿東注濕水濕水東南逕廣陽郡與涿郡分水涿郡受其稱矣今保安州西南九十里

有涿鹿山黃帝破蚩尤於此州東南四十里有軒轅城
堯建都於冀燕冀地也古者中國之地分為九州大河
以北為冀堯都平陽此其甸服也及舜即位以冀地太
廣始分冀東恒山之地為并州東北醫無閭之地為幽
州又分遼東等處為營州皆冀也漢末曹操領冀州牧
又統名為冀昌平有漢人張純碑稱冀州從事循古稱
也

周禮職方東北曰幽州釋名曰在北幽昧之地故

曰幽也又曰燕之為言燕也其氣內盛而燕宛也
爾雅曰兩河間曰冀又冀近也

周封召公奭於燕封堯之後於薊史記注云薊今涿郡
薊縣是也即燕國之都水經注薊城西北隅有薊丘故
以名之猶魯之曲阜齊之營丘

燕有二國一稱北燕姬姓召公所封一稱南燕姑
姓黃帝之後地理志曰東郡燕縣南燕國無世家
不知其君謚號惟魯隱公五年衛人以燕師伐鄭

杜云南燕國莊公二十年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杜云南燕伯見傳耳此據左傳及註疏之文是以前燕為召公所封南燕為黃帝之後也按史記武王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註今涿郡薊縣是也即燕國之都孔安國司馬遷皆云燕國召公與周同姓黃帝姓姬君奭蓋其後也或黃帝之後封薊者滅絕而更封燕郡乎

秦始皇二十三年滅燕以為廣陽郡漢高祖封盧綰為

燕王漢光武封叔父良為廣陽王其城有萬載宮光明
殿王莽改曰廣陽縣

廣陽水名水經注云廣陽水東南至陽鄉縣右注
聖水聖水又東南逕陽鄉城西縣故涿之陽亭也
志云陽鄉城在今府治西南二十五里

京西南有盧王屯在安次縣常道鄉二十五里漢
燕王盧綰屯軍與劉賈夾攻燕者今名盧綰屯按
常道鄉在耿就橋西去安次縣五里唐貞觀中縣

治也魏燕王字子奐封常道鄉公即此

幽州在唐為范陽郡置盧龍軍節度使石晉天福元年
割山後十六州賂契丹燕土遂歸遼境至金天輔五年
以燕京及涿易檀順景薊六州還宋宋宣和四年改燕
山府為永清軍郭藥師叛金金人復取之地復歸金先
是顯德中周世宗親策兵復瀛鄭諸州將抵幽病還宋
太祖置封樁庫曰晉割幽燕以遺契丹使一方限於境
外朕甚憫之俟庫滿則以此酬之不然散滯財募勇士

以圖攻取然終宋之世未能復也

宋太宗垂拱中吏部尚書宋琪請復幽燕疏其言
幽燕情形甚悉疏略曰大舉精甲以事討除靈旗
所指燕城必降但徑路所趨不無險易必若取雄
霸路直進不免更有陽城之圍蓋界河之北陂淀
坦平北路行師非我所便況軍行不離於輜重敵
來莫測其淺深欲望回轅西適山路令大軍會於
易州循孤山之北涑水以西挾山而行援糧而進

涉涿水並大房抵桑乾河出安祖砦則東瞰燕城
裁及一舍此是周德威收燕之路自易水距此二
百餘里並是沿山村墅連延溪澗相接採薪汲水
我占上游東則林麓平岡非戎馬奔衝之地內排
槍弩步隊實王師備禦之方而於山上列白幟以
望之戎馬之來二十里外可悉數也從安祖砦西
北有盧師神祠是桑乾出山之口東及幽州四十
餘里趙德鈞作鎮之時欲遏西衝曾塹此水况河

次半有崖岸不可輕度其平處築城護之守以偏
師此斷彼之右臂也仍慮步奚為難可分雄勇兵
士三五千人至青白軍以來山中防遏此是新州
媯川之間南出易州大路其桑乾河水屬燕城北
隅繞西壁而轉大軍如至城下於燕丹陵東北橫
堰此水灌入高粱河高粱岸狹桑水必溢可於駐
蹕寺東引入郊亭淀三五日瀰漫百餘里即幽州
隔在水南王師可於州北繫浮梁以通北路敵騎

來援已隔水矣視此孤壘浹旬必克初宋太祖欲
取幽薊以地圖示趙普普曰圖必出曹翰帝曰然
又曰翰可取否普曰翰可取孰可守帝曰以翰守
之普曰翰死孰可代帝不語久之曰卿可謂遠慮
矣帝自此絕口不言伐燕及太宗平河東出討幽
薊久未班師普手疏極諫甚謂陛下信邪諂之徒
又謂望陛下精調御膳保養聖躬其言極切帝報
曰將帥不遵成算往復勞弊為遼人所襲此責在

主將也朕踵百王之末粗致承平蓋念彼民陷於
異地將救焚而拯溺匪黷武以窮兵卿當悉之也
疆場之事已為之備卿勿為憂遂罷進取之兵而
宋之弱實基於此

遼會同元年立為南京開泰元年號燕京金海陵貞元
元年以燕乃列國之名不當為京師號稱中都元太祖
於貞祐乙亥平中都金主奔汴至至元四年城京師稱
大都

燕之稱京不始於遼也宋人方回曰燕將臧荼王
燕都薊今燕京大興府東北有薊縣又曰陶淵明
詠荆軻曰提劍出燕京蓋燕之名京久矣按燕京
易州西北乃金坡關即紫荆關昌平之西乃居庸
關順州之北乃古北口景州東北乃松亭關平州
之東乃榆關即山海關自後唐屬契丹按巴堅都
於此其地平州為要害至遼天祚時其將張瑨守
平州以平州降宋金人取之並擒天祚而遼亡時

宣和七年乙巳也至紹興二十年金主亮以上京
僻在一隅城燕京徙居之改析津府為大興府號
中都以中京會寧府為北京汴京開封府為南京
而舊遼陽府為東京大同為西京如故元世祖問
劉秉忠曰今之定都惟上都大都耳何處最佳秉
忠曰上都國祚短民風淳大都國祚長民風淫遂
定都燕之計

明洪武元年改大興府為北平府二年立北平行中書

省三年封燕王九年革行省設承宣布政使司初欲建都於此以修撰鮑頻力諫而止永樂元年正月禮部尚書李至剛言北平布政司實興王之地宜遵太祖中都之制立為京師制曰可其以北平為北京上雖臨御猶稱行在十八年宮殿成去行在之號洪熙元年復稱行在正統六年復去之以應天府為南京

洪武元年改北平府詔一海宇以安人心正國統而君天下理勢所在古人皆然自羣雄乘亂以來

四方思治惟切元綱已隳疆土遂分孰拯斯民以
定於一顧予菲德造此丕圖荷上天眷祐臣鄰翊
贊肇基江左平定中原睠惟幽薊實彼根本命將
北伐列郡皆順已於洪武元年八月初二日克取
燕城兵無犯於秋毫民不移於肆市捷音來奏殊
副朕懷今改燕城為北平府命官屯守海宇既同
國統斯正方與生民共享安平之福尚賴內外臣
僚夙夜公勤匡朕不逮

永樂十八年建北京詔開基創業興王之本為先繼
體守成經國之宜尤重昔朕皇考太祖高皇帝受天
明命君主中華創立江左以肇邦基肆朕纘承大統
恢宏鴻業惟懷永圖眷茲北京實為都會地勢雄偉
山川鞏固四方萬國道里適均惟天意之所屬實卜
筮之攸同乃倣古制徇輿情立兩京置郊社宗廟
創建宮室上以紹皇考太祖高皇帝之先志下以
開子孫萬世之宏規且於巡狩駐守實有便焉爰

自營建以來天下軍民樂於趨事天人協贊景貺
駢臻今工已告成選以永樂十九年正月朔旦御
奉天殿朝百官誕新治理用致雍熙於戲天地清
寧衍宗社萬年之福山河綏靖隆古今全盛之基
永樂十九年北京御朝詔朕荷天地祖宗眷祐繼
承大統撫馭萬方夙夜祗勤率遵成憲乃者紹皇
考太祖高皇帝之志效成周卜洛之規建立兩京
為子孫帝王萬世之基爰自經營以來賴天下臣

民殫竭心力涉寒暑冒風霜趨事赴工勤勞匪懈
朕心眷念拳切不忘今宮殿告成朕已御正朝祇
祀天地祖宗社稷懋圖治理嘉與維新重懷寬恤
之仁用廣好生之德大赦天下

史記天官書云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
尾沒於勃碣唐書天文志云箕尾析木津也初尾
七度餘二千七百五十杪二十一少中箕五度終
南斗八度自渤海九河之北得漢河間涿郡廣陽

及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樂浪元菟古北燕
孤竹無終九夷之國尾得雲漢之末派龜魚麗焉
當九河之下流濱於勃碣皆北紀之所窮也

京師地最高去通州四十里地高五丈河中置十
閘始可行舟去上都一千里地高四十丈

洪武初定淮甸得馮國用問以定天下大計國用
對曰金陵龍蟠虎踞真帝王之都願先渡江取金
陵置都於此然後命將出師掃除羣寇倡仁義以

收人心天下不難定也上曰吾意正如此及克太
平召陶安問之對如國用且曰據長江之險出兵
以臨四方何向不克此天所以資明公也上嘉納
之遂定計取金陵擒元將陳瑄先等入其城遂置
都焉其後既定中原復以汴梁為北京以臨濠為
中都逮平陝西欲置都關中後以西北重地非自
將不可議建都於燕以鮑頻力諫而止金陵北阻
長江南挹吳會雖稱華麗然風氣之厚形勢之雄

終不如西北扼天下之喉而拊其背為最勝昔孫
吳東晉以迄宋齊梁陳皆偏安江左迭興迭廢何
能為帝王孔明所云鍾山龍蟠石城虎踞真帝王
之都者蓋當時欲與孫吳結好姑為此言以廣其
意未必然也其後成祖改都燕京而以金陵為南
京爰致太平垂三百禩可謂善繼先志矣

建文初戶部侍郎卓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
類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

燕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為者勢也勢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建文不能用夫使卓司農之說行寧有靖難之事乎其後徙寧王於南昌及其叛也滅之不旋踵文皇蓋陰用其事也

郭子章都論古今論形勢之都曰秦曰洛而洛不如秦則自漢以來言之婁敬說漢高曰洛陽天下之中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秦地被山帶河四

塞以為固案秦之故地搯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
張良曰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關中左殽函
右隴蜀阻三面而易守敬說是也漢竟都關中二
百年而王莽篡宋藝祖欲都長安晉王諫曰在德
不在險藝祖曰吾將西遷者欲據山河之勝而去
冗兵都汴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宋竟都汴百
五十年而徽欽擄議者謂洛不如秦似矣顧辟雍
之詩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

則周之都鎬卜也周書曰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
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
則周之都洛亦卜也夫周卜鎬西東南北無思不
服矣而復惓惓營洛者豈知其子孫終東遷耶鎬
距秦咫尺當其時何不卜秦而卜洛耶舍秦營洛
周公未為無見不徒專恃其德已也周歷八百都
洛五百豈洛之王氣或加於鎬秦耶微獨周也都
秦者西漢二百餘年唐二百八十年秦隋俱二世

亡其長短之數可睹已都洛者東漢百九十五年
魏晉百年唐末徙洛至宋靖康在汴洛間二百二
十年拓拔完顏又百年其長短之數又可睹已則
洛何以不如秦哉夫秦天下之首也洛天下之腹
也首之為體尊而腹之受大其可以都一也明興
定都金陵似若循六朝之舊洪武初營汴為北京
則亦周公意也末年東宮營秦則亦婁敬張良藝
祖意也而卒不果豈天將以待燕耶成祖之營燕

也當時臺諫交口不便主事蕭儀言之尤峻豈不以燕為金元故都非中原之都乎豈不以金祚僅百年元祚不盈百年非宜都乎蓋未識上意所屬也成祖曰北平之遷吾與大臣密計數月而後行今其所密計者即不得聞以愚度之其說有四燕非金元始也周為召公封國由召公傳丹喜歷四十三世九百餘年眎周歷且過之宜遷一古享國長久者靡不遷都商始亳遷耿遷相周始鎬遷洛

漢唐始秦遷洛宋始汴遷杭然皆迫于兵戈旣于
戎狄不得已而後去故靖難之後因而遷徙亦以
為子孫長久計耳宜遷二西漢起漢中都秦東漢
起南陽都洛唐起太原都秦宋起宋州都汴元起
開平都燕明太祖起鳳陽都吳成祖曰吾起燕都
燕耳宜遷三天下之禍莫烈於敵吾令子孫自當
之庶幾四海豪傑輻輳都下足與敵角宜遷四成
祖密計或不出此四者彼書生之見豈足以達英

雄之略哉雖然強敵隔一邊垣正統己巳之變嘉靖庚戌之突可鑒也漕河僅一衣帶水元人海運之制托克托水田之議當講也果兵足以制敵食足以自固則太行易水之間即國家億萬禩無疆之宅也又何必問秦洛之強弱哉

李時勉北京賦惟皇明之受天命也我太祖皇帝首仗義師以平暴亂豪傑景從聲振江漢削除僭竊拯民塗炭定鼎金陵撫綏萬邦乃睠茲土實雄

朔方倣成周之卜洛欲竝建而未遑逮我聖上繼
明重光握乾御極一遵舊章仁聲洋溢乎遐邇恩
澤汪濊於八荒既致治於太平遵皇衢以省方仰
先志之未遂度宏規以作京羌經營之伊始徧夷
夏其懽騰曰惟北都在冀之域右挾太行左據碣
石背疊險兮重關面平原兮廣澤宗恒嶽其巍巍
鎮鑿閭而奕奕冠九州之形勝實為天府之國是
以軒轅邑之以分州唐堯階之以為帝擴神化以

宜民大勲德之光被鬱王氣之所鍾於今茲而有
待也於是仰瞻析木俯測地靈龜筮兆吉天人叶
應神祇獻珍而山石自出河嶽效靈而神木自行
民子來兮相續期不日而功成爾乃懸水樹臬識
景表營方位既正高下既平羣力畢舉百工並興
建不拔之丕址拓萬雉之金城引天泉於西阜環
湯池而鏡清九衢百廛之通達連薨邃宇之縱橫
顧壯麗其若此非燕逸而娛情蓋所以強幹而弱

枝居重以御輕展皇儀而朝諸侯遵先軌而播風
聲者也若乃四郊砥平王道正直視萬國之環拱
適居中而建極其南則萬流宗海平林蔽天攬邯
鄲鉅鹿之廣衍馳平疇沃野之綿延滄淤恒衛經
其野濡磁涑桑滙其前界以大陸廣阿之宏壤扼
以大茂井陘之連山包絡趙魏襟帶齊魯膏腴之
地綿亘三千餘里而極於黃河伊潁之川其水陸
之所產卓犖繁盛蓋莫得而計焉其北則疊嶂崑

崑崙巒蔽虧長城直矗乎雲表百泉湧乎山隈壯天

關而設險守一夫而莫開偉左盤而右顧宛鳳舞

而龍飛實磅礴而鬱積粵擁衛於邦畿包狼山上

谷之阻據野孤獨石之危掩祖山木葉之離立連

白登紫塞之逶迤控女真而極乎洮河之北鎮朔

漠而逾乎瀚海之湄邊垣之界部落之氓畏威懷

德相率而來歸其東則潞河通漕控引江淮肥如

灤涿灌注縈迴連峯片石之隘首陽崆峒之崖玉

田白壁神仙瑤臺超無終而越金山跨遼瀋而逾
鴨綠至於暘谷日出之涯固已遐哉邈乎而莫不
在乎綏懷環以大海衆水所歸洪濤巨浪洶湧崔
嵬蓋不知其幾千萬里而蠻商番舶帆檣隱天上
下不絕而往來又有蓬瀛方壺鳳麟聚窟十洲三
島靈異非一琉精之闕瓊華之室墉城峒瑤金臺
岑律紫氣丹青景雲矚日靈囿偃佺安期羨門之
倫相與從游於其間出入隱見而恍惚瞻帝京其

伊邇庶可見其駢驚駕鶴之髣髴其西則崇山鬱
翠高挹泰岱北接居庸南首河內奇峯擁關龍門
阻隘玉泉垂虹青烟浮黛上巍窠兮倚空下蟠據
而際海其麓則有渾河湯湯西湖泱泱鹽溝琉璃
桑乾廣陽雪波泛湧灝漾汪洋一瀉千里會流帝
鄉又有上林禁苑種植畜牧連郊踰畿緣丘彌谷
澤渚川匯若大湖瀛海渺瀰而相屬其中則有奇
花珍果嘉樹甘木禽獸魚鼈豐殖繁育颺颺籍籍

不可得而盡錄固可以因農隙而校田獵選車徒
以講武事乃遵國風稽王制詔期門簡將帥乘玉
輅擁翠蓋出天關而雷轟轢芳郊而雲會非所以
威戎誇狄娛樂騁意蓋將取不妊而除菑害狩無
擇而順殺氣謹大易之用於三驅之時驗騶虞之
仁於一發之際水衡虞人之容與武夫壯士之奮
厲皆知夫仁者之為勇而投石超距之足鄙亦何
必殄夷禽獸割鮮野食而以俛仰極樂之為貴也

若夫其宮室之制則損益乎黃帝合宮之宜式遵
乎太祖貽謀之良居高以臨下背陰而面陽奉天
凌霄以磊砢謹身鎮極而崢嶸華蓋穹崇以造天
儼特處乎中央上倣象夫天體之圓下效法乎坤
德之方兩觀對峙以嶽立五門高矗乎昊蒼飛閣
岼以奠乎四表瓊樓嵬以立於兩旁廟社並列左
右相當東崇文華重國家之大本西翊武英嚴齋
居而存誠彤庭玉砌璧檻華廊飛簷下啄叢楹高

驤闐闐闔其蕩蕩儼帝居於將將玉戶粲華星之
炯晃璇題納明月而輝煌寶珠焜耀於天闕金龍
夭矯於虹梁藻井煥發綺窓玲瓏建瓴聯絡複道
迴衝軼霄漢以上出俯日月而盪胸五色炫映金
碧晶熒浮輝揚耀霞彩雲紅其後則奉先之殿仁
壽之宮乾清坤寧眇麗穹窿掖庭椒房閨闈閼通
其前則郊建圓丘合祭天地山川壇壝恭肅明祀
至於五軍庶府之司六卿百僚之位嚴署宇之齊

設比館舍而並置列大明之東西割文武而制異
至於京尹赤縣之治所王侯貴戚之邸第辟雍成
均育賢之地守羽林而掌攸飛者至九十而有四
衛莫不井列而碁布各雄壯而偉麗其岩廊之上
則有臯夔稷契之倫元凱俊乂之輩相與賡虞廷
之歌談羲農之際罄補袞之能懷忠貞之志考禮
文於大備贊聲樂之盡美是以朝無缺政德教漸
暨薄海內外均陶至治幸其有作聿來趨事成此

大功忘其勛勛人和既極休徵滋至慶雲瑞靄之
覆於闕庭素鳥元兔之獻於丹陛醴泉屢出甘露
數墜麒麟騶虞之珍馴獅天馬之類紛紜雜還莫
能殫記於以見天眷之益隆而聖德之純備者也
於是正月上日工既訖功爰告成於天地肆紹美
於祖宗清心凝慮齊沐肅雍絜盛既潔牲牷既豐
芬郁郁以旁達靈續續其來降錫嘉貺之穰穰介
景福於帝躬將順應於昌期趾盛美於無窮乃服

衮冕御帝座開九重之深宮受萬邦之朝賀內侯
甸而要荒外殊方而異俗胥近悅而遠來紛鼓舞
而匍匐方物溢以充庭粦絢燦而駭矚率舞蹈於
階墀效華封之三祝爾乃浹和會昭景鑠鏗鯨鐘
奏雅樂詔光祿以開筵合百辟而燕樂饌珍玉兮
芳馨壘瓊漿以斟酌聯貂蟬兮夾陛雜蠻夷之荒
服莫不酣暢而飽德咸頌歌而踴躍越填城而溢
郭藹歡聲於寥廓斯可以媿太古之無為慶華胥

而蹈粟陸顧皇上之謙抑視至治為未足於是降
德音播嘉惠省刑罰薄賦稅汰冗濁旌廉吏舉賢
才擢俊人發倉廩賑貧匱尊高年而禮有德慎防
禦而修武備貴爵重賞以厲廉恥厚往薄來以馭
夷裔蓋欲使人知所本士知所勵四方萬國無一
民之失所窮陬僻壤無一物之不遂舉陶於春風
和煦之中而樂於雍熙泰和之治此蓋堯舜兢業
之心文王敬止之意所以紹鴻業繼先志益宏遠

而有偉故不勞而甚易冠絕乎前古垂休於後世
固可必聖子之與神孫益昌盛而無替小臣微陋
忝職文字願賦帝都之盛槩揚國美於萬禩復為
之歌曰煌煌帝都兮逾鎬豐阻山帶河兮壯以雄
天開日明兮王氣所鍾穹隆造天兮惟帝之宮廓
氛祲兮開溟濛鎮夷夏兮宣皇風王道平平兮四
方來同願皇圖之鞏固歷萬世兮無窮

元人樵李顧淵白嘗入京獻燕都賦翰林元復初

不喜曰今大朝四海一統六合一家燕蓋昔時戰
國名何燕之稱

春明詩餘錄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六百五十三

史部

春明夢餘錄卷二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形勝

幽燕自昔稱雄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南襟河濟北枕居
庸蘇秦所謂天府百二之國杜牧所謂王不得不可為
王之地楊文敏謂西接太行東臨碣石鉅野亘其南居
庸控其北勢拔地以崢嶸氣摩空而崩劣又云燕薊內
跨中原外控朔漠真天下都會桂文襄云形勝甲天下

宸山帶海有金湯之固蓋真定以北至於永平關口不下百十而居庸紫荊山海喜峰古北黃花鎮險阨尤著會通漕運便利天津又通海運誠萬世帝王之都

太行自西來演迤而北綿亘魏晉燕趙之境東而極於鑿無間重岡疊阜鸞鳳峙而蛟龍走所以擁護而圍繞之者不知其幾千萬里也形勢全風氣密堪輿家所謂藏風聚氣者茲地實有之其東一帶則汪洋大海稍北乃古碣石稍南則九河既道所歸宿之地浴日月而浸

乾坤所以界之者又如此其直截而廣大也况居直北
之地上應天垣之紫微其對面之案以地勢度之則泰
岱萬山之宗正當其前也夫天之象以北為極則地之
勢亦當以北為極易曰艮者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以
成終而成始也艮為山水為地之津液而委於海天下
萬山皆成於北天下萬水皆宗於東於此乎建都是為
萬物所以成終成始之地自古所未有也前乎元而為
宋宋都於汴前乎宋而為唐唐都於秦在唐之前則兩

漢也前都秦而後都雒然皆非冀州境也雖曰宅中圖治道里適均而天下郡國乃皆背之而不面焉者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易曰離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夫以北辰為天之樞居微垣之中而受衆星之所向則在乎南焉今日京師居乎艮位成始成終之地介乎震坎之間出乎震而勞乎坎以受萬物之所歸體乎北極之尊嚮乎離明之光使夫萬方之廣億兆之多莫不面

焉以相見則凡舟車所至人力所通者無不在於照臨之中自古建都之地得天時下得地勢中得人心未有過此者也

朱文公熹曰冀都天地間好個大風水山脉從雲中發來前面黃河環繞泰山聳左為龍華山聳右為虎嵩山為前案淮南諸山為第二重案江南五嶺諸山為第三重案故古今建都之地皆莫過於冀都蓋指今之京師地也

唐趙德鈞為幽州節度使於幽之南六十里城閭溝而
戍之又於幽之東五十里城潞縣而戍之二城乃幽州
之門戶也閭溝即今良鄉潞縣即今通州

京師瀕大海在秦始皇時起黃腸瑯琊之粟轉輸北河
秦時海運固已通于茲矣唐杜甫謂漁陽豪俠地擊鼓
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又云幽燕盛用武供
給亦勞哉吳門持粟帛汎海凌蓬萊唐時已通吳之粟
於此矣

京東至山海關西至黃花鎮為關寨者二百一十二為營堡者四十四為衛二十二為守禦所三設分守叅將五于燕河營太平寨馬蘭峪密雲縣黃花鎮以管攝營堡謂之關設守備都指揮五于山海永平遵化薊州三河以管攝衛所謂之營設總兵官一員于三屯營以總鎮焉關設於外所以防守營立於內所以應援其制可謂密矣此所以控御其形勢者也

劉基云元氏入主中夏佐以姚劉許律諸君子雖因其邇于陰山以定都而地形之強實甲天下撫據全盛幾將百年一時文章亦頗有奇氣未必非山川形勝風氣之觀感或有以助之也至於元季四方鼎沸而國都固猶晏然自若也蓋其東連滄海西接晉冀前有瀾瀾大陸之利北有重關天險之固若非天命有歸其主自遜於荒而以勢利相持雖引百萬之兵頓之堅城之下歲月之間成敗

利鈍未知其勢孰為得失也

劉基燕都龍虎臺賦猗歟太行之山呀雲豁霧結
元氣而左蟠於赫龍虎之臺摩乾輶坤魁羣山而
獨尊其背則崔嵬突崒森岡巒而拱衛其勢則崑
崙駢駢仰星辰之可捫白虎敦圉而踞峙蒼龍蜿
蜒而屈盤仗昂首以奮角恍飈興而雲屯其北望
則居庸巖嶠烟光翠結攢峰列戟斷崖立鐵踰烏
飛而不度古木樛以相掣其下視則漲海冲澍飛

波洗空風帆浪舶往來莫窮想瀛洲之密邇睇三
山之可通彼呼鷹戲馬適足彰其陋而眺蟾望烏
曷足逞其雄豈若茲臺之不事乎版築而靡勞乎
土功也想其嶽岑碣磲曼衍迤邐形高勢平背山
面水巨靈獻其幽秘歸邪護其光畧何嵩華之足
吞豈岱宗之可擬此所以通光道於上都揭神京
之外壘匪松喬之敢登差乘輿之攸止也至若四
黃既駕鹵薄既濟方玉車之萬乘蔚翠華之萋萋

載雲罕與九旂光彩絢乎虹霓山祇執警以廣道
屏翳洒雨以清埃朝發軔於清都夕駐蹕於斯臺
眀四目以遐覽沛仁澤於九垓眇軒轅之梁甫肩
神禹之會稽雄千古之盛典又何數乎方壺與蓬
萊慨愚生之多幸際希世之聖明雖未獲睹斯臺
之壯觀敢不慕乎頌聲遂作頌曰瞻彼神臺在京
之郊金城內阻靈關外包上倚天倪下鎮地軸太
行為臂滄海為腹崇臺峩峩虎以踞之羣山龍從

龍以翼之於鑠帝德與臺無窮於隆神臺與天斯
同崇臺有偉鑾駕爰止天子萬年以介遐祉

春明夢餘錄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六百五十四

史部

春明夢餘錄卷三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城池

舊幽州城在今城西南唐藩鎮城即遼金故城也隋之
天寧寺舊在城中今在城外矣憫忠寺有舍利記唐景
福元年建其文曰大燕城內地東南隅有憫忠寺門臨
康衢憫忠寺舊在城中東南今在城外西南僻境矣
銅馬門在舊燕城東南隅即古薊城門城有十門此其

一也昔慕容雋得奇馬名赭白歷三世四十九歲而駿
逸不減銅範其像立門外因以名門

東唐遷營州於薊樓館甚盛今二土阜尚存所謂薊門也
閭城在京西南古城基二石獸尚存

陽鄉城在京西南漢舊縣晉改長鄉今地名古縣

君子城即舊薊城晉載記石勒每破一城必簡別衣冠
泊平幽州擢荀綽裴憲等居之號君子城

遼太宗於南京建城方三十六里崇三丈衡廣一丈五

尺敵樓戰櫓具八門東曰安東迎春南曰開陽丹鳳西
曰顯西清普北曰通天拱辰

金海陵天德二年命張洪等增廣燕城門十三東曰施
仁宣曜陽春南曰景風豐宜端禮西曰麗澤顯華彰義
北曰會城通元崇智光泰

元人玉堂嘉話云燕展築南城係金海陵天德二
年見蔡無可大覺寺碑史記不載蕭何修未央宮
事此非細事司馬遷漢史而不見書何謂又云燕

城西南門曰端禮有大定末劉無黨所撰左丞相
唐括安禮碑

元至元四年城京師城方六十里里二百四十步分十
一門正南曰麗正右曰順承左曰文明北之東曰安貞
北之西曰健德正東曰崇仁東之右曰齊化東之左曰
光熙正西曰和義西之右曰肅清西之左曰平則

按元之南城周圍五千三百二十八丈即金之故
基也金之遺址尚在所謂土城關是也人呼崇文

門為海岱宣武為順承阜成門為平則仍元之舊也

明洪武元年戊申八月庚午徐中山達取元都丁丑命指揮華雲龍經理故元都新築城垣南北取徑直東西長一千八百九十丈高三丈五尺五寸至永樂十八年遣營繕司郎中蔡信為工部右侍郎重修益加宏壯正統四年命內臣阮安重修安交趾人一名阿留刻有營建紀至十年又以內面用土恐易頽毀乃命成國公朱

勇等甃之與外面等凡九門南曰正陽南之左曰崇文
右曰宣武北之東曰安定西曰德勝東之北曰東直南
曰朝陽西之北曰西直南曰阜成嘉靖三十二年十月
京師外城成先二十一年七月邊報日至御史焦璉等
請修關廂墩塹以固防守都御史毛伯溫等復言古者
有城必有郭城以衛民郭以衛城常也若城外居民尚
多則有重城凡重地皆然京師尤重太祖定鼎金陵既
建內城復設羅城於外成祖遷都金臺當時內城足居

所以外城未立今城外之民殆倍城中宜築外城包絡
既廣控制更雄且郊壇盡收其中不勝大幸從之下戶
工二部議覆以給事中劉養直言時當匱乏諫止至二
十九年兵事益急議築正陽崇文宣武三關廂外城不
果三十二年三月給事中朱伯宸復申其說謂臣嘗履
行四郊咸有土城故址環繞如規周可百二十餘里若
仍其舊貫增卑培薄補缺續斷事半功倍良為便計通
政司趙文華亦以為言上問嚴嵩嵩力贊之因命平江

伯陳圭等並欽天監官同閣臣相度形勢擇日興工上是之然慮工費浩大成功不易屢以問嵩等嵩等請自至工所視之隨上手劄言臣等今日出視城工時方修築正南一面自東及西延長二十餘里詢之各官云前此難在築基必深取實地有深至五六尺七八尺者今築基皆已出土面其板築土有纔起一二板者有築至四五板者其一最高至十一板蓋地有高低培墊有深淺取土有近遠故工有難易大抵上板以後漸見效矣

上曰城工必果持久方可但土質恐未堅或且先作南面待財力都裕之時再因地計度以成四周之制可同圭詳計之於是嵩會圭遵上旨議將見築正南一面城基東折轉北接城東南角西折轉北接城西南角併力堅築刻期完報其東西北三面候再計度以聞上允之于是年十月工完計長二十八里命正陽外門名永定崇文外門名左安宣武外門名右安大通橋門名廣渠彰義街門名廣寧內外兩城計垛口二萬零七百七十

二塼下砲眼共一萬二千六百有二

劉定之游梁園記梁氏園在今京師西南五六里
其外有舊城舊城者唐藩鎮遼金別都之城也元
遷都稍東于是舊城東半遂入于朝市間全無跡
可見而西半猶存號為蕭太后城即梁氏園所在
也蕭太后者遼后皆以蕭為姓有子為帝則太后
別居宮城統部屬故其亡也末帝淳之妻猶得獨
存稱太后以主其國踰年乃滅也或謂此雖遼金

都城而非唐藩鎮城不然也唐時此為范陽藩鎮
安史反後改名盧龍而所治幽州薊縣不改今移
薊以名州移盧龍以名衛各去此數百里其實唐
之盧龍與薊在此也烏得非唐藩鎮舊城乎遼金
不因藩鎮以為都而曷因乎其城僅存土而甃皆
為人取去今取猶未已其土皆真黃土人取之和
煤亦猶有即之作墓者以其高堅也

城河其源出昌平州白浮村神山泉通榆河會一畝馬

眼諸泉匯為七里門東流環遶都城曰玉河由大通橋而下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與盧溝河合長一百六十餘里元都水監郭守敬所鑿賜名通惠河又名大通河即潞河也又西山玉泉從水關經越橋俗謂銀錠橋流入西苑遶宮禁自玉河橋出入城河合流至大通橋入漕玉河橋凡三一跨長安東街一跨文德坊街一近城垣

崇禎己卯二月內監曹化淳議京城外開河以通

漕糧自是年三月十九日起至辛巳六月所開河

自土城廣渠門起至大通橋運糧河北岸挑河長

三千八百六十二丈又東直門外關帝廟挑月河

長二百七十丈關虎營至關帝廟大石橋挑河長

三千一百五十一丈命內監于躍為河工總理而

以兵部司官輪督班軍共用班軍二百三萬二千

餘名五城兩縣募夫二萬九百餘名兵部侍郎吳

牲視工以為勞費無益且傷地脉抗疏止之尚有

一萬三千五百丈未完總理者侵冒不貲而震巽方之地勢大傷矣

南城三里河元時運河名文明河在天地壇前去通州五十里地形高通州六丈九尺置二閘可行舟今鐵閘尚存南城外有減水河與天壇後河相通又城之東南有兩水磨永樂九年工部尚書吳中奏請修治

海子在府西三里舊名積水潭聚西北諸泉流入都城而匯於此

南海子在京城南二十里舊為下馬飛放泊內有按鷹臺永樂十二年增廣其地周圍凡一萬八千六百六十丈乃育養禽獸種植蔬果之所中有海子大小凡三其水四時不竭汪洋若海以禁城北有海子故別名曰南海子

楊士奇都城勝覽云正統四年重作北京城之九門成崇臺傑宇巋巍宏壯環城之池既浚既築堤堅水深澄潔如鏡煥然一新者耄聚觀忻悅嗟嘆

以為前所未有蓋京都之偉望萬年之盛致也於
是少師建安楊公少保南郡楊公偕學士諸公以
暇日登正陽門之樓而縱覽焉高山長川之環固
平原廣甸之行迤泰壇清廟之崇嚴宮闕樓觀之
壯麗官府居民之鱗次廛市衢道之棋布朝覲會
同之麋至車騎往來之坰集粲然明雲霞滃然含
烟霧四顧畢得之而胸次軒豁趣與景會樂哉游
也南郡公有詩諸公皆倚和之綴輯成卷是時僕

以賜告南歸不及與游既獲覩羣什而歆艷焉皆
所謂登高能賦之大夫也諷詠之餘因慨嘆凡事
之成各有其時太宗皇帝肇建北京既立郊廟宮
殿將及城池會有事未暇及也已而國家屢有事
久未暇及皇上嗣大位之五年仁恩覃霈海宇久
寧始及於斯而不日成之豈非得其時者乎夫得
其時而不得其人猶未也蓋嘗聞命下之初工部
侍郎蔡信颺言於衆曰役大非徵十八萬不可材

木諸費稱是上遂命太監阮安董其役取京師聚
操之卒萬餘停操而用之厚其既廩均其勞逸材
木諸費一出公府之所有有司不預百姓不知而
歲中告成蓋一出安之忠于奉公勤于恤下且善
為畫也謂事之成非繇於人乎嗟夫一事之成猶
必得人則於為國家天下之重且大不可推見乎
詞臣張四維京師新建外城記皇上臨御之三十
二年廷臣有請築京師外城者參之僉論靡有異

同天子迺命重臣相視原隰量度廣袤計工定賦
較程刻日於是京兆授徒司徒計賦司馬獻旅司
空鳩役總以勲臣察以臺諫與夫百司庶職罔不
祗嚴迺遂畫地分工授規作則制緣舊址土取沃
壤寮藩輸錙以贊工庶民予來而趨事曾未閱歲
而大工告成崇卑有度瘠厚有級繚以深隍覆以
磚墁門墉矗立櫓樓相望巍乎煥矣帝居之壯觀
也夫易垂設險守國之文詩有未雨桑土之訓帝

王城郭之制豈以勞民所以固圉宅師尊宸極而
消姦伺者也國家自文皇帝奠鼎燕畿南面海內
文經武緯細大畢張而外城未建者非忘也都城
足以域民而外無闐闐邊烽時有報急而征馬未
息故有待於我皇上之纘緒而覲揚之耳夫以下
邑僻陋即有百家之聚莫不團練垣塞守望相保
况夫京師天下根本四方輻輳皇仁涵育生齒滋
繁阡陌綺陳比廬溢郭而畧無藩籬之限豈所以

鞏固皇圖永安蒸庶者哉故議者酌時勢之宜度
民情之便咸謂外城當建夫亦思患豫防順時之
道當然耳昔宋中葉武備弛矣而汴京平行又非
形勝之區其謀臣范仲淹議洛陽之城非可後者
乃不見用我國家方當全盛將帥如雲重關外峙
而控山帶海又非汴京者比外城之緩急可知也
我皇上一聞廷臣之議即命共工建茲丕業是豈
羣臣之見越於仲淹實我皇上軫念民瘼憂厯國

體其視宋君之忽於忠計者萬萬不侔也以隆王者居重之威以奠下民安土之樂以絕姦宄覲覲之念豐芑貽謀苞桑定業不亦永世滋大也哉嗚呼此固聖人因時之政不得不然者耳要我皇上之心固將率土為城寰海為池怙冒八荒而無此疆彼界者豈一外城之建能為限量者哉臣謹記孫承宗重修都重二城碑記維文皇奠鼎燕畿以建都城扼吭拊背維萬世之安我世宗肅皇帝念

生齒滋繁比廬溢郭重愍庚戌之役詔從侍郎臣
邦瑞議築外郭于三門凡以固圉宅師尊宸極消
茲萌也今皇帝甲辰夏恒雨壞民廬舍無算城有
圯於是秋七月朔工部尚書臣某以災異上聞若
曰天不忘根本肆不輯於兩城而釁於雨夫衆心
為城外頽中陷是且有土崩之象將無彌縫其闕
而固吾圉也其何變之能圖蓋時報圯者方三百
丈未甚也又旬日雨溢渠計圯都城且七百七十

七丈有奇重城亦三百三十丈有奇而埤堦亭舍
不與於是臣某再以數上聞若曰災不可玩備不
可弛玩災弛備不可以寧是時皇上方以帑金十
萬理民廬舍疏入不即問乃臣某再以修葺上聞
若曰刻期我惟築無寧徇故常而不慮事以授豈
其不秋防是虞若猶是枕篆而不以聞也則少不
逞即剗戶而逸者四走無際它其誰捍禦之其若
掌故何定鼎來是壙是壑有基勿壞方今千丈之

瑕秋防之候即三旬而成尚虞窺予況其平板幹
稱畚築非卒辦也而繕司困憊曾餽糧之不具則
登登之築無寧泄泄也於是天子下其議停一切
小修若曰上天示儆恒雨壞垣尚亟修之固我保
障毋怠毋玩乃以繕部郎中臣某同員外郎臣某
實專料理而科臣某臺臣某實專巡察時以行築
者飭其不勉者蓋以八月趨事明年某月告成功
日癸丁男若干金錢若干天子重念勞人陞賞各

有差且詔臣某為之記臣以為城以盛民也我皇上先民居而後兩城其以鞏皇圖綏蒸庶意深遠矣然威靈遐邇夷裔率服方且極覆為城極載為池豈其介在藩籬是豐芑之謀不藉為大耳不然百家之聚尚勤藩垣豈其根本天下而不以備然臣竊有警也昔我肅皇帝建永定外郭而難其守臣謂守在城郭者危守在四夷者安守在民力者疎守在民心者密今天下浚膏實之而罷力築之

則民不堪嘆溢災之而築鑿苦之則天且若甚忍
於民夫民不堪將生心而天不忍或其未忘也我
皇上惕于生心而幸是未忘必且以祖宗之德澤
維法度而上為百姓守法下且為朝廷守國頃所
為慎重而不輕用民意在斯乎夫慎重而不輕用
民先王之所以為天下也臣謹稽首頓首而為之
言銘曰皇明御宇奄有萬方燕畿奠鼎拊背扼吭
文經武緯細大畢張是憑是式繫于苞桑泰有茹

彙城有復隍天子曰吁其固我防乃度廣袤乃察
相翔司徒計賦乃芻乃糧司馬獻旅乃穀乃揚司
空鳩役乃飭乃獎萬雷奮萬雉雲長悅以忘勞
迄可大康天子曰都維爾衆襄詞臣載筆俊蹟用
章小臣稽首曰維帝光匪城不易惟守未遑過城
則傾恃城則亡於鑠帝賚比於金湯惟帝念功無
怠無荒億萬斯年民悅無疆

魏大中濬濠疏邇自瀋遼潰陷京都震聳仰厪聖

慮嚴諭濬濠刻期畢事維時工部尚書王佐侍郎
王永光姚思仁劄屬何玉成等畫地分任自東便
門始而科臣霍守典臺臣蘇述先事而司監察之
役迄臣大中臣文龍代受巡閱而玉成等先後報
竣暨磨算有成數矣而臣時榮復與臣文龍代夫
以一百五十萬八百一十九名計匠以一千二百
八十九名計班軍積日以三萬三千一十二名計
費水衡金錢六萬一千六百二十八兩九錢一分

四釐八毫七絲五忽司農銀一千七百三十三兩

一錢三分米三千三百一石二斗諸椿木灰磚繩
斗百物及運價咸具而鋤鋤不與焉鋤鋤以歸監
督盛甲廠主事沈榮收為甲械之需而後受直于
官否者不敢以冒此一役也工有詳畧費有多寡
而時有後先土有燥濕天有晴雨餽給有遲蚤勢
亦與為難易焉易者以程工行其節用難者以惠
使鼓其子來要無不拮据瘡痛於暑雨之中而臣

等今日藉手而告成於皇上者也其有未盡者邊
烽告急經始倥傯而濠之源未求也源出玉泉山
而佃農分以為灌溉濠右壅以為園池其波及於
濠者恃其餘也濠之勢未審也水自高梁橋抵都
城西北而派為二一循城之左而東而南一循城
之右而南而東宜接舊閘為地形之高下而次第
布之未可以丈尺槩也而分界任官各營其目前
之咫尺於全濠灌輸深淺之宜容有未協者矣更

都城勢水獨德勝門而西濠水南奔入關迤衍沿
洄周行大內以出玉河而今且北淤而南涸也則
其脈未疏也濠之支亦未達也嘉靖庚戌築重城
以為附則濠之深廣宜準都城而地勢既高有掘
未及泉而止者更廬井安堵而一旦議恢其故不
無遷析之虞且班軍非可以水部之官督也異日
者國有暇時庫有餘積大司空董其屬以治濠清
其源審其勢疏其脈達其支而總匯於大通橋大

通而下又理葺諸閘以妙節宣蓄洩之宜而後濠
有全功也以壯金湯亦以固風氣也若其源壅而
不輸其流瀉而不收雖濬奚益矣然此時就濠而
論濠也非所論于四夷之守也臣等以與有監察
之責諸有事於濠者各以其文移會謹綴其總數
開具以聞而并及之如此

崇禎十二年四月給事中夏尚綱請停河工疏京
城創自成祖皇帝建都經野從來未有之勝使河

須再求深廣則當年物力極盛之時必先為之嘉靖庚戌之役始增外樓七座臣愚以為益其上者有崇墉之固故世宗皇帝毅然為之而有餘浚其下者不無穿鑿之煩故列聖仍之而不改至于地脈來龍關係尤重桑麻廬舍毀損非少昔春秋書莒潰明城惡者棄險之非也書浚洙明勞民者非固本之道也若不察戶口殷耗歲時豐歉而遽勤民興作使濬之而河流通猶慮所損已多矧又河

高流淺盈涸不時斥土粗疎旋淤旋壅究無當于
險阻之用乎臣愚謂商理財之道于今日議生必
不如議節而節之最大而最得已者莫如此河工
商防患之道於今日地利不如人和而地之不足
為利徒以疲民耗財者亦莫如此河工疏上不納
以操其議者大璫也

春明夢餘錄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六百五十五

吏部

春明夢餘錄卷四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畿甸

京師地屬順天府其府治即元大都路總治舊署也先是遼升為京立幽都府又改為析津府至金為大興府元初為大都路號大興府官署為宗正所據官吏辦事佛寺中至大中監路平章政事莫吉奏請以錢四萬二千五百緡買靈椿里周氏地計十九畝建為公署永樂

定鼎於此遂因其署而為順天府歷朝來皆為京兆重

地在元所轄州九縣二十有三今領州五縣二十二洪

武中微有不同據天文分野書載北平府支郡四涿州

通州霸州薊州親領縣十一大興宛平良鄉永清昌平

密雲

舊州

東安

舊州

固安

舊州

順義

舊州

香河

舊州

懷

柔

新立

涿州親領縣一房山舊有范陽縣附郭

後裁

通

州親領縣四三河武清寶坻漷縣

舊州

舊有潞縣附郭

後裁

霸州親領縣三文安大城保定舊有益津縣附郭

後裁

薊州親領縣四遵化豐潤平谷玉田舊有漁陽縣

附郭

後裁

大興宛平在元同為赤縣畿內郡縣親領於六部故曰直隸而順天府在輦轂下與內諸司相頡頏不以直隸稱漢之京兆宋之開封其權極重開封牧至以皇子領之

舊制三品衙門用銅印順天府印用銀誠重之也其職掌京府之政令宣化和人勸農問俗均貢賦節徵繇謹

祭祀閱實戶口糾治豪猾賑恤窮困清錄罪囚務察知
百姓之所疾苦而時撫摩之歲攢實徵十載造黃冊凡
賦役皆按冊丁產而均適之歲貢府學一人三歲合試
圻府生而貢士焉月朔奏老人坊廂聽宣諭歲立春迎
春進春耕耜田奉青箱播種以從覈勲戚家人季終引
造帳上國有市易平其價召商而時給之凡學校軍匠
積貯牧馬柴炭河渠堤涂僧道醫藥之事宣德中令所
屬地方每丁種桑棗百株官擇耆老勸督天順中令於

宛大二縣各設養濟院以處貧者成化六年府尹閻鐸以歲飢坐視民患不能賑濟降衢州府知府府丞而下並巡城御史加罰有差

府堂懸宣宗皇帝御製箴奕奕京師四方所瞻京尹之職民庶事咸周之內史漢之三輔不輕畀人擇賢以付國家因之有尹有丞亦有庶僚用贊厥成茫茫區域輦轂其本王者施仁篤近舉遠爾體予懷務勤以周情必上通澤必下流水清玉剛準平繩直毋憚豪右毋縱奸

慝趙張邊延顯顯有規毋愧古人祇我訓辭

按府尹即秦漢內史之職掌治京師漢景帝分置
左右內史武帝更名右內史為京兆尹左內史為
右馮翊又更所謂都尉者名曰右扶風共為三府
治長安城中唐京兆府置牧一人以親王為之五
代置開封尹宋牧尹不常置太宗真宗皆常尹後
設權知府一人以待制以上充典司轂下為要劇
之任

順天二字乃史思明僭位於燕之年號宋熙寧中
發地得大錢二十餘千文皆順天得一蓋順天乃
其偽號得一則其錢名耳然則固不若北平二字
之為得也

萬歷二年戶部題順天府宛平大興孤貧張祿等
四千五百九十四名口支領冬衣甲字庫發給布
四千五百九十四疋

京師古薊門宋沈括曰余奉使至契丹界大薊茆

如車其地名薊恐其因此也如揚州宜楊荊州宜荊之類荊或為楚楚亦荊木之別名也

雷禮順天府題名記京師古設內史漢改置京兆尹服銀章青綬佩水蒼玉其地居轂下憑城社者類橫恣抗法加之五方民人湊集緣為奸市難格風靡所及為萬國取則故唐宋以來選遣皆人望尹或以親王為之小事專決大事則稟奏受成旨者刑部御史臺無輒駁異蓋肅清京師鎮撫畿甸

必隆重其任有若此我聖祖定鼎金陵稽古設應
天府置尹丞等官司輦轄至我文皇龍飛北平遷
都改北平布政司為順天府於永樂六年先置尹
丞等官如應天以後遂為都輦重職延今百有五
十三年典守定於聖謨者赫然具在而年久法弛
事變叢生一切徵派和買之類千沸中禁出於繩
限部臺往往以勢下諉而一二養望自全者凜不
敢詰積為民蠹間有挺節廷諍以肅清鎮撫為己

任則云生事沽名九原可作安得起國初名京兆
與之論職守也哉確山受齊劉公總尹務鈞陽潁
谷馬公以丞副之慨然有槩於中思法前修表京
師因閱碑刻多訛逸復蒐輯增次具其姓名籍貫
及歷官大略鐫之於石請記於余余惟古之圖容
貌表室廬記官氏使善者知思而慕之因以久其
善惡者知指而譙之因以久其惡凡以示懲勸策
事功也况自昔京兆行事得失載之史籍萬世可

鏡又不徒為一時四方取則而已唐人諺云前尹
赫赫具瞻允若後尹熙熙具瞻允若言敷政寬嚴
不同其以治稱一也又云前尹舉其綱而太簡次
尹綜其目而太密後尹毀常法而取一時之聲言
寬嚴失宜均之為世所譏今二公坦易相符政不
務苛細而繩檢截然人方以赫赫熙熙並譽迺又
即其前刻於石者時觀省焉孰為秉忠勵世戢豪
右於黎庶如趙張在漢吳許在唐包范歐陽在宋

毅然思齊如摠衣侍教於一堂則彈壓所加奸恣
斂縮而仁惠沾濡民若更生自足以重京輦則四
方矣達之畿輔相與歌頌曰前有某公後有二公
固不待睹石刻知名而聲稱不朽將與古名京兆
並傳彼愒時巧宦如仲方黎幹之脂媚尹丞不輯
如行餘棲楚之相訕不無其人而重以為戒獨非
成事之師也哉愧予前尹順天不足為後人景法
而附紀於此亦竊載名之榮云

葉向高順天府題名記令甲三歲一計吏治自岳
牧以至尉史鱗集於闕庭而京兆實攝郡事綱紀
之意蓋云維茲郡吏其式化於王畿故郡吏之視
京兆不啻望表赴鵠夫內備列卿而外倡九牧秩
尊而於民親則無如京兆者二百年来名公鉅卿
多由茲奮確山劉公嘗刻其名于石而司空豐城
雷公為之記歲久石溢今尹廣陵錢公少尹關西
劉公礬石續記而以記屬余夫司空嘗官京兆宜

能言京兆余越俎而譚非其任矣然余有職於掌
故不能辭則嘗取司空言讀之若慨然有慕於國
初諸臣之丰裁而恫切於年來因循叢蠹之非是
其為京兆規不啻詳矣余惟國家初造耳目維新
聲靈震乎遐陬而功令肅於庶府京邑翼翼四方
之極奉職順流亦可以為理故其治易也其後襲
恬承熙輦轂之下日膏沐涵濊於太平之休澤寔
以竊情而五方殊技輻湊灌輸奔命於上國都市

之政雜而多端奸日萌生治稍難焉又其後則恬熙益深耗蠹愈甚九閹之聽既高而豐蔀之勢易壅郊圻之內若隔萬里勢家寺人作奸犯科官府之憲令闕軹而不行因循則虞偷操斷則虞掣繩墨周密日不暇給京兆之難治遂為天下最矣蓋嘗總郡國之政論之其在開創則外難而內易何者依日月者愈近而愈易為光也其在承平則外易而內難何者憑城社者愈近而愈易為蠹也方

司空時去國初纔百五十年度事揆勢已異昔日
馴至于今又數十年矣職京兆者其感慨歎息當
抑又甚焉弊久則窮窮則復思其始今日之京兆
亦起弊反始之一時已在漢以賢京兆稱者則趙
張三王然大都皆以精嚴為理而治行第一之黃
次公一受事而輒謝去此何以故本始元康而後
漢當極盛宦戚漸滋五陵豪少夤緣恣睢浸不可
問如史所稱吏民懈弛桴鼓數鳴厓縣官憂此其

時亦稱難治而次公一切以郡國寬和之法行之
宜其格矣故夫勢有宜乘化有宜更難易之形殊
不可以一術操也要於補偏苴漏酌緩急之施疏
宣底滯無所壅閼惠京師以綏四國斯惟尹之任
而稱乎其為羣吏表已今天子神聖加意三輔赫
然有願治之思而錢公劉公皆當世名臣協力同
心以理京兆將見畿甸太和百度咸修寧復有如
司空之所慨也者夫數之相禪貞下起元彈冠振

衣猶從其新而况躬奉寵靈為郡國首者乎是名
之新題或亦事之適相符者予故樂為之記以請
於二公若夫建置之由事權之重寬嚴忠佞之不
同足以鑒往詔來語具司空記中在事者業稔聞
之矣

春明夢餘錄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六百五十六

吏部

春明夢餘錄卷五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城坊

京師雖設順天府兩縣而地方分屬五城每城有坊中
城曰南薰坊澄清坊仁壽坊明照坊保泰坊大時雍坊
小時雍坊安福坊積慶坊東城曰明時坊黃華坊思城
坊居賢坊朝陽坊南城曰正東坊正西坊正南坊宣南
坊宣北坊崇南坊崇北坊西城曰阜財坊金城坊鳴玉

坊朝天坊河漕西坊關外坊北城曰崇教坊昭回坊清
泰坊靈椿坊登祥坊金臺坊教忠坊日中坊關外坊每
城設御史巡視所轄有兵馬指揮使司設都指揮副都
指揮知事後改兵馬指揮使設指揮副指揮革知事增
吏目選於吏部昔宋以四廂都指揮巡警京城神宗置
勾當左右廂公事民間謂之都廂元設警巡院三至元
四年省其一止設二院分領坊市民事即今之巡城察
院也

王瓊京師捕盜事宜議竊議得京師內外先年設立五城兵馬指揮使職專禦風火察姦盜及錦衣衛官校巡警夜禁緝捕盜賊監察御史巡城禁革姦弊在外通州良鄉等處各設有軍衛委官巡捕其後通州等處又設分守涿州良鄉又設守備又三年一次差御史錦衣衛官分路巡捕弘治元年為因盜賊生發奏准於三千營選撥官軍一百員名於彰義門外義井兒及良鄉縣并清河高碑店

四處每處二十五名隄備盜賊正德初年京城內
添設把總官二員委官八員各分地方每委官一
員管領馬軍二十四名步軍二十五名共四百員
名京城外添設把總官二員每員領有馬官軍五
十員名委官七員每員管領馬軍六十名共四百
二十名正德十年會議京城內每委官一員各添
馬軍二十五名步軍二十五名共軍七百九十二
名馬四百匹京城外每委官一員各添一百名共

軍一千一百二十名馬一千一百二十匹把總并
委官俱一年一換城外把總該領官軍全給盔甲
每巡馬軍給與一半八十副今年又奏差工部右
侍郎趙璜專一整飭武備挑選河間等衛舍餘交
與分守通州都指揮袁傑及涿州守備崔澄亦添
發官軍各給與馬匹嚴謹巡捕壩上良鄉等處正
係袁傑崔澄等該管地方立法不為不密責任不
為不專但京城內外人烟湊集游食者多壩上良

鄉等處軍民艱窘差役繁重以此盜賊隨捕隨發
難得盡絕自去年本部會官議添巡捕官軍數多
定擬條格賞罰嚴明又給盔甲火器馬匹草料以
此一年之間把總官捉獲強盜二百餘名錦衣衛
坐委官校及各該緝事衙門亦皆緝捕數多奈何
世情艱難財重命輕致厯聖慮屢降明旨著落官
軍用心挨拏未得寧息今又奉旨令臣從長議處
停當奏來定奪臣等愚見若欲從長計議處置停

當必先撫恤軍民輕徭薄賦人得安生則盜賊自
少前項節年議處捕盜事宜已極周密今若不先
撫安專立嚴法搜捉擒捕誠恐法網太密致有激
變前代漢武帝時為因山東盜起遣官衣繡持節
發兵擊斬至萬餘級盜賊愈滋至不可禁正德四
年添設巡捕御史帶領家眷專督捕盜法網嚴密
賊勢愈熾兇惡之徒乘機倡亂肆行劫掠至動邊
軍入勦逾年始平是其明驗以故捕盜之法固不

可寬縱亦不可太嚴今將弭盜根本及先年捕盜事件開查明白合無照依弘治元年事例本部會同錦衣衛并六科十三道掌印官再行計議應否施行奏請定奪正德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具題奉旨是這先年捕盜事宜恁每還會官議處了來說

左都御史孫丕揚議久御史巡城之任疏臣觀居重要地孰五城最哉巡視御史故事不專為喧鬧

設者事有姦弊依法送理正統間例也禁約賭博
緝捕盜賊坐舖火夫究問優免成化間例也查問
九門官吏多勒索商財物弘治間例也訪察參奏
打點饋送嘉靖間例也至於禁止科斂詐騙裁抑
豪橫姦頑安恤孤獨良善懲創奢侈遊戲舉劾兵
馬善惡何莫非御史事哉臣謂專責成便御史必
用實授替差必劄一年憲度必期力舉務相率而
專心城務以遏此城社之狐鼠救此輦轂之瘡痍

而又省其外班以杜請託立為歲冊以報滿政斯
都人蝟冗之穀絲蠶食之輻湊可冀彈壓之有資
矣

附載元人王惲彈兵馬司文竊見在都兵馬司設
馬步軍五百人係專一警捕衙門自去年至今年
三月終強竊盜賊計六十餘起致有殺傷事主劫
掠財物及本司公解下為盜者蓋當該官兵不為
用心滋多如此三限不獲行下取招並不回報其

都轄上司縱令滅裂虛作行移亦不申明賞罰是

作過之人無法可畏教之公行也都城輦轂之下

庫藏倉廩諸所在萬一窺竊深繫利害又間有敗

獲賊徒除事關權勢不能歸結者才方申上自餘

無問輕重輒便鞫問斷遣豈惟侵司越職竊弄威

權但恐中間姦弊日滋實為事害兼是司自來並

無囚繫鞫問斷遣之理今後合無令兵馬司據應

獲盜賊略行取問即便解府歸結施行外據失盜

起數已獲者賞未獲者罰如此庶望上無縱恣虛行之失下革違錯自專之弊賞罰既明民知所畏京畿之間不待歲月作過之人將自消弭據此合行糾呈

春明夢餘錄卷五

謹案卷一第六頁後六行按巴堅舊作阿保機今
改後倣此 十四頁後三行托克托舊作脫脫
今改後倣此





總校官庶吉士 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 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 臣蔣予林